

# 春运记忆

顾呈波

春运一到，年味就悄悄围绕在身边。几乎每个家庭的年味都与春运有关。

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这句话看似绝对，但是对于常年在外闯荡的游子们来说，却是真切感受过年大迁徙的经历而发出的感叹。

团聚是每个中国人的心结，也是过年特有的期盼。没有人愿意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外地过年，也没有人会愿意背井离乡地不盼望着团聚。春运，这一特殊集体行动，让年味变得格外出彩，变得格外值得期待。

从腊月开始，母亲便细数着儿女们的归期。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变得忙碌了起来，做新衣服、置办年货、打扫卫生……这一切都在母亲亲自操刀下，把我们的家变得分外漂亮起来，把我们这些孩子们打扮得好看起来，也把我们的胃口吊了起来。

春运是外出游子们共同的期待，只是随着铁路的高速发展，我们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当年的人们，为了能够回家与亲人团聚，付出了多少艰辛，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可以预购火车票了，远方的儿女们，早早便排队在火车票售票点预定起了火车票，那绵延不绝的购票长龙，是多少归家儿女的身影！他们忍受着寒夜排队的煎熬，焦急地盼望着一张到家的火车票。有的人连续排队几天几夜，轮到自己买票时却被宣告票已售罄，那种失落和悲伤感只能

每到过年，大人们在忙碌的同时总忘不了给孩子们买件新衣，加条新裤或添双新鞋。而对自己却总是说“大人嘛，无所谓了。”

我不以为然。

每年为孩子添置过年的新衣时，我也定要为自己精心挑选一件。并不是因为柜子里就缺少这一件。

小的时候盼过年，翻着日历掰着手指数地盼。因为过年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新衣裳。那时的小县城没有成衣店，新衣服都是靠裁缝师傅做的。兄弟姐妹多的人家，常常是大人的衣服改小了给老大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又轮到老三。一年到头难得盼到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新衣裳。

我们小时候穿的棉袄也是裁缝铺子的师傅做的。雪白的棉花一层一层厚厚地絮在深色的里子，再用长针粗线密密地缝合。面子是有着大红大绿花朵的棉布，充满喜庆。棉花袄不可能年年做，一件新的棉袄不讲合身，都是尽量往大做，至少要能穿上三四年。第一次穿总是显长，衣身长衣袖也长，有时不得不把超过手腕的袖子不停地往里折。棉花袄不能水洗，因而总要在袄头外面加件遮脏的衣服，而这件遮脏的“加披衫”通常都是母亲自己做的。

每到过年，母亲除了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少不了为我们做件新的“加披衫”。扯上几块新布头，下班忙完家务活之后，母亲就在灯下为我们姐弟几个做新衣。母亲自己裁剪自己缝纫，

自己往心里吞。没办法，只能高价到黄牛党手里倒来，只为能够在过年时刻与家人一起欢聚，就算多少代价也值了。

买到火车票可不一定能够登上绿皮火车，挤挤挨挨人山人海的人们，在漫长等待后需要开始拼尽全身力气“爬”上火车的，而没有力气挤不上火车的人，只能由亲人朋友推举着往车窗上塞进去。当时很多人都是买了站台票才能顺利把亲人送进火车，否则就会有空有火车票上不了火车的悲剧。而每节车厢的列车员似乎也默认了站台票可以先上火车后补票的事实，这着实帮助了很多人顺利如期回家过春节。

等到终于被推进车窗了，却一点都没有立足之地，有人直接钻进了座位底下躺着。在没有空调的拥挤火车车厢里，想要挪动一步都是奢望，当时真是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便是到达卫生间的距离，只能忍一步算一步了，因为即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卫生间门口，里面却早已挤满了站立的旅客，根本不可能任由你解手。

“花生、瓜子、矿泉水、饮料……”一阵刺耳的叫卖声，把早已困得昏昏沉沉的人们突然间吵醒。只见列车员双手用力地推送着售货小车，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通道里，像犁田一样把“稻槎”似的人们往两边不断翻掘，小车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动，人们就像被大海里的帆船乘风破浪般劈波斩

有时要忙到很晚。

那天吃了年夜饭，母亲又在缝纫机前“答答答”地赶制着最后一件新衣，我一直守在旁边。因为那件衣服是我的。

母亲看着我性急的样子，“噗嗤”一笑。“这件衣服是初一天穿的，你放心吧，很快就做好，你先出去玩，明早醒来就有的穿了。”

“怎么把我的衣服最后做！”我嘟嘟囔囔着，不情愿的走开。

正月初一早晨醒来，枕边果真叠放着一件深红色的灯蕊绒新衣。亮晶晶

## 年的新衣

余海燕

晶的双排扣，贴着花边的口袋，领口上还有二朵用黄色开司米绣的小花。我乐得像撒欢的耗子，迫不及待的穿上，一整天四处瞎逛凑热闹。就因为这件新衣服，我感觉整个正月，好像喜悦都随之而来。

那些年，不管家里的日子过得怎样的紧巴，只要到了过年，母亲就要想着法子给我们做件新衣服。有次我听到母亲对父亲说：“孩子们就想着要一件新衣裳，我自己做要不了多少钱的，过年过的不就是心情吗？”我不知道过年还会有别的什么心情，有好吃的有好玩的，还有新衣服穿，过年不就是只有快乐美好的心情吗？

浪，小车一过，就如海水一样自动回平。

“哐当，哐当——”火车在铁轨上慢慢悠悠地前移，与心儿早就飞到了老家的游客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每个站点停留的时刻，车厢里的人们都会发出一阵阵感叹与埋怨。随着每个火车站都是上车的旅客有增无减，那越来越拥挤的车厢似乎想要带走每一颗焦急预归的心。有的旅客自觉将两人的座位多坐了好几个，让更多没有座位的人不再“金鸡独立”熬到下车。此时整个列车都会形成一股暖流，大家总是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着。

绿皮火车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动车、高铁，这让外出的人们极大地缩短了归家的旅程，许多时间不再浪费在路上，人们把回家过春节变成了更加舒心的事情。不过那飞快的车速还是没能赶上人们归家的急切心情，高铁再快，依旧会有很多人没有抢到火车票。人们不再单纯寄希望于火车把自己送回家过春节，飞机、汽车、甚至是自驾车都会是春运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大城市，在春节时期俨然成了空壳之城。

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团聚在一起过好年，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是留守在家的长辈们一年到头最大的心愿，是外出游子们践行孝心的最好表现，也是春运里的年味得到积极发酵最香最醇的味道。

慢慢的，过年要让孩子穿上新衣裳成了母亲的一种责任。即使我们姐弟几个成家立业之后，母亲仍不忘再三提醒我们：过年要为自己和家人人购买一件新衣。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物资生活的丰富，年幼时对年和新衣的那种渴盼反倒渐渐淡薄了。我对母亲说，现在穿件新衣早已是司空见惯了的小事，我们已不是小孩了，不至于每年过年一定要穿新衣的。

母亲看着我，认真地说：“过年就像跨过一道门槛，不管门槛外的旧年有多少愿望没有实现，又有多少失落或是遗憾，跨进新年的门槛，就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快乐的方式，让心中填满美好的期许和生机。现在穿件新衣裳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过年穿和平时穿就不一样：辞旧迎新，迎的不仅仅是新年，还要迎来一个崭新的自己。”

没想到，一件过年新衣，却藏着母亲这么深奥的哲学。难怪年幼时每年过年，不管少什么也少不了我们姐弟几个一件年的新衣。

一年从头吉。欢喜地过年就是为了带上一颗欢喜的崭新的心，从而有一个昂扬的崭新的开始。

从此，大年初一穿新衣像仪式一样让我们感觉到这一天与其它日子的不同，而为我们带来这种仪式感的人，是母亲。

今年过年，我又为全家每人都添置了一件年的新衣。当然还有母亲的一件。

## 居家拜年

郑华红

大年初一，晨钟还未敲响，老李喜滋滋地提着一挂万响的鞭炮打开了大门。抢头响，是老李多年的迎春习惯，很快，一条火红的龙就盘绕在院子里。老李掏出打火机，弓身伏腰地对着引线靠了过去，只听“吧嗒”一声，火龙“嘶嘶”地吐着火星子。老李赶紧后退两步，“噼里啪啦”的爆响声便震彻了乡村大地，一条吉祥的火龙欢快地上蹿下跳，化成一缕青烟腾向了空中。

老李的新房是年前新建的三层小洋楼，大红的灯笼把墙面映的喜气洋洋，通堂的灯照的小洋楼金碧辉煌。儿子和儿媳过年都没回家，偌大的房子就住着老李和老伴两个人。老李放完鞭炮转身进了屋，精神抖擞地坐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双手握着一部崭新的智能手机，大拇指上滑下滑，一首首拜年的贺曲从手机里飘了出来。老伴满面笑容地在厨房和客厅间穿梭，忙的不亦乐乎，有时又抽身到老李跟前，把双手在围裙上擦擦，忍不住对着手机屏幕滑上两下，看着亲人们在朋友圈分享的过年视频，老两口笑得合不拢嘴。

在这以前，老李和老伴使用的是老年手机，看着年轻人玩微信刷抖音，心里就直痒痒。老李平时也没其他爱好，早就想买一部智能手机过瘾，却又担心不会使用浪费钱，于是这事就一拖再拖，直到年前新房迎来乔迁大喜，这才扭转了与年轻人落差的距离，跟上了时代步伐。

原来，新房乔迁前，老李曾给在外打工的儿子和女儿打去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原本想着儿女们带上孙子和外甥回家热热闹闹地办个乔迁宴，再欢天喜地过个大年，谁知道儿子和女儿在电话里分别告诉他，今年响应国家号召，实行就地过年。孩子们不回家，别说乔迁新房少了份喜庆和热闹，估计年夜饭也吃的不香嘛。老李心里有了事，越想越不是滋味，寂寂然放下了电话。不曾想，没几天，儿子就寄回了一部崭新的华为智能手机。儿子在电话里说，疫情防控很重要，老年人也要好好学习、与时俱进，有了这部智能机，正月足不出户就可以居家拜年。

刚开始，老李可花了不少心思，每天或早或晚地在村子里跑东家走西家，虚心地向村里年轻后生娃学习使用方法，回家后又把学习到的知识一遍遍教给老伴。经过几天的努力学习，老李和老伴不但在手机里下载了学习强国、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还学会了拍照、拍视频、发朋友圈、发红包、视频聊天，朋友圈的好友人数也随着老两口的好心情“嗖嗖”地直往上升。一时间，居家拜年成了村子里人人传颂的新口号！老李成了村子里的明星人物，老人小孩都知道年近八十的老李会使用智能手机，村里的老年人对老李更是佩服不已，纷纷买回新手机请老李指教。老李乐此不疲，很快教会了这帮老年朋友操作使用，彼此互加了微信好友，成为和谐乡村的一大特色。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更多的就是，如何把居家拜年实行的更好。

就在老李和老伴捧着手机看得眉飞色舞时，天已逐渐放亮，手机里“叮叮咚咚”地下起了“红包雨”，儿女们也发来了视频聊天请求。老伴赶紧伸手指对着屏幕一滑，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在多人聊天视频里相继出现。瞬间，客厅里热闹了起来，洋溢着一片新年的祝福声！外甥女和孙子也在视频里不断抱拳作揖，连连向长辈们问好。老李笑嘻嘻地牵着老伴的手，举着手机在屋里屋外、楼上楼下转了一圈，那些灯笼、门联和家里各种年货啊便一走进了镜头里，成了一家人欢天喜地议论不休的话题。

居家拜年的喜气在彼此的祝福声中越来越浓，幸福的祥云爬满了老李和老伴的脸庞。看着一家人在视频里其乐融融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老李夫妻两异口同声地发出由衷的感叹，居家拜年真热闹，传统礼节都没少。